



### 陳全興的微型小說

## 劫數

這些日子，每晚一過九點，我就開始坐立不安，要檢驗病人嗎？又沒什麼心情，要寫病案報告嗎？又知道寫不下去。整個病房的空氣似乎停止流動，濃濃濁濁的，頗有風雨欲來之勢。

九點。要命的九點。電話鈴聲又再一次與擊我逐漸軟弱的心。

「陳醫生，你女朋友的電話。」櫃台的護士以報喜的聲音把聽筒傳了過來。

我多麼的想就此掛斷，狠狠地一切煩惱掛斷。但能夠嗎？我的良心允許我這樣做嗎？更何況那年我曾安撫她說：愛的本身並沒有錯，你有權力去愛，去喜歡，但要理智，不要陷入單程悲劇。

但，聽下去嗎……

「慶新，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我要見你。」

「我，我不能出去呀！我要值勤，還要巡房、寫報告，忙得很呢。報告寫不成，明天BOSS的ROUND，可有得頭痛。」

「那我來見你。」

「不能啊，這是醫院，過了時間，你不能進來的。」

「你叫護衛放我進去啦，我的病又發作了，我一定要見你。」

「水音，你理智一點好不好？你不是已經答應要忘了過去，重新做人，不要鬧自殺了嗎？你怎麼又……」

「我是忘了那個負心人，但我……我就是不能忘記你，你，你這個沒有一點同情心的人，嗚，嗚……」天，她竟哭了起來，在聽筒里，那哭聲，悉悉索索的沒完沒了。

「你在那里？不要哭，不要哭。」我急了，不覺提高了聲調，幾個護士探頭赤目的，滿臉詫異。

「我，我，嗚……我就在樓下。」

我立刻掛下電話，起身就跑，連電梯也等不及，快步的從樓梯奔下去。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如果水音真為我再自殺，那我這救過她的再生恩人就真罪該萬死，前功盡廢了。這病人，哎，愛起來要死要活的，連醫生也不放過。

噢，幸好，幸好她還守在電話旁。一見是我，整個人撲了過來，兩隻嬌小的拳頭就紛紛落在我的胸膛，我的心上，口中呢喃着埋怨的話。我趕忙抓緊她的拳頭，這麼多人在看着呢。但又覺不妥，立刻放開。但，又來了，越來越重，越重，也越痛越癢，像繁殖的細胞那樣，癢得我整顆心都動搖起來。

天，報告還沒寫，我的報告還沒有寫……

## 舊時

艾利

十月的天空  
是孩童動不動就嗚嗚的哭  
哭得歇歇不已  
驚得四下花草樹木  
打着亂拍子起舞  
爲什麼來着呢  
爲什麼來着

夜里我守着無邊際的黑暗  
冷雨打在阻隔了蠟燭始乾部份的  
心窗上  
形成念你成行的字

幾年的季候風過去了  
一個渡口是我年少的一個停留  
渡口上沒有你  
先走的一定是你  
你的背影像一座高山  
轉身回我一種笑容  
笑入這千百年無法言傳的靜默里  
仍然是你眼中的淺藍書包  
我彷彿落在天涯的彼處  
一條稀稀打從你家到我家的黃泥路  
早已文明  
而你在那里呢

我看見你在少年  
用一縷深款思情  
纏繞我雙十年華  
你已邁入青年  
一臉寒霜的是我  
是近近的那頭  
柔熱和溫柔的你的聲音，和你的手  
輕撥了我的數字  
隔鄰不相識竟是無緣  
我是自傷了

而今是一條長長溫柔  
來自最年少的思路  
喚醒所有，關於愛戀  
我在你的門外是就擱得太久了  
我們是不是都不察覺

(愈古愈今，是日子中偷偷的眷戀  
覺得我們必是在洪荒相識  
或是前生相依……  
當我回首  
驚覺你在看我  
目光一觸，觸盡天下  
我說我要留髮留完歲月  
爲了你最初戀的日光憐愛)



## 這年我回來

陳全興

這年我回來  
年歲漸長，語言稀少  
揮去青春，換來智慧  
開始覺得生命……

這年我回來  
生命歸於寂靜，安定  
充實，保持無聲的見證：  
追求愛……  
追求快樂……

這年我回來  
時空轉遞，日月變更  
揮去虛空，換來飽和  
開始覺得生命……

這年我回來  
生命歸於民族，國家  
世界，堅持宇宙的大同：  
我是人……  
我是生物……

人世間：

不斷創作，不斷創新

### 砂勝越星座詩社 第八屆星座常年文學獎 評審成績

#### ■ 詩獎得主：李笙

作品：水之七變  
發表於新華報「煙火」副刊第廿九期  
獎金三百元紀念盾一個

#### ■ 散文獎得主：梁放

作品：四月  
發表於新華報「煙火」副刊第十九期  
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個

#### ■ 小說獎得主：鞠鈞如

作品：踏在草尖上的腳  
發表於砂勝越晚報「星座」副刊第一八九期至一九一期  
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個

#### ■ 踴躍獎得主：楊越

獎金一百元及紀念盾一個

#### ◎ 評審員

詩組：蔡洪鐘、雷光中、陳碧原  
散文組：沈觀仰、陳從輝、李尚嬌  
小說組：葉謙、黃澤榮、韓國華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66  
P.O. Box 1281,  
93126 Kuching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掌聲與鼓勵之必要/正正經經看一項詩藝表演之必要/君非無用之材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音樂、詩、劇、舞蹈與書畫之必要/理想之必要/創作之必要/淡泊名利之必要/每年在燈光下懷想星座之必要……

於是第八屆星座常年文學獎頒獎典禮暨「詩的演繹」節目終於在十一月五日舉行了。每年的文學獎一貫來是在三月間加發，這次拖了這麼久，主要是爲籌備「詩的演繹」節目。這麼一項綜合詩歌朗誦、舞蹈、音樂、歌唱、書法與現代畫同台演出的節目，勿寧說是我們的另一項集體創作，企圖以更新的形式演繹文學的意境。在眾多朋友的合作下，一種新的表演形式，從最初的一個模糊概念落實到最終的演出。這其間麻煩多多的過程，見證了一個事實：只要能合有心人的力量，許多有創意的工作都可以做出來。

然而我們也清楚，星座詩社的本位不在於表演藝術，而在於文學創作。搞一個新的舞台表演，除了嘗試以更新的形式推廣文學之外，我們的目的也在於刺激本地的表演藝術。我們介紹了一種新的表演形式，這表演形式我們做得尚未臻理想，我們希望本地的藝術表演工作者可加以改良發揮。星座詩社不可能以表演藝術的路線發展下去。莎士比亞創作劇本，他不可能自己組團演出自己的戲劇，他的成就在於劇本

創作，不在於戲劇表演。台灣的林懷民寫小說時他不搞舞蹈，搞了雲門舞集之後，他的抉擇是舞而不是文學創作。文學創作者的工作是創作出作品，表演作品的工作，可留給從事藝術表演的專人。

西班牙小說家何塞·葛拉被宣佈爲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後，訪問者問他何時繼續寫作。答曰：明天早上，我每天都在不斷地創作。何塞不但不斷創作，他的每一本書都風格不同，一本比一本更具試驗性。

文學創作者的責任正是不斷創作，不斷創新，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對他來說應該是次要的。

(羅胡)